



我们的节日·春节

新年快乐

□ 马享华

冬季，一天天迫近圆满
落日西沉，晚霞迅速兑换阳光
黑夜浇灌星斗
我置换出内心的黄金

白雪举着灯笼，在灯下，读诗，抚琴
用二十四种不同的声音
河流远去，万象更新
连同那些高蹈而辽远的事物

今夜，我写下新年快乐——
这最后的献词

光明的神，已守望在黎明的门楣
时光的骏马已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先于哲人抵达的是
是溅起一路星火的——噼啪的鞭炮声
仿佛哒哒的马蹄声
闯进了我幸福的童年

年夜饭

□ 王纪金

除夕，是从凌晨开始的
厨房里，父母早早地升起了炊烟
烧水，杀鸡，宰鹅，切腊
他们将团圆，有序地推进夜幕

锅灶间，母亲身居要职
指挥食材、火焰、调料，深入地展开
一场场交流与融合
父爱燃起烈焰，将浓浓的年味
广而告之

鞭炮响起，客厅团坐
父母一生的收成
桌上摆满色香味俱全的乡愁
欢声笑语，挤走陡峭的寒意
幸福，在殷勤的祝酒声里荡漾

每年，我们都将春天穿在身上
从父母的心尖，出发
再带着一圈新的年轮，抵达年夜饭
以父母为圆心，思念为半径
紧紧地绑合成，一张喜庆的圆桌

大红灯笼亮起来

□ 秋石

年的脚步咚咚作响
阳光晒出腊肉的味道
扑鼻的香气
在瓦檐上盘旋

窗花，剪出幸福的歌谣
村庄，敲响丰收的锣鼓
千里迢迢的人
八百里加急
一杯年份原浆
斟出桃花水色
母亲，叩响了老屋的门环

盛一碗乡愁，故乡热气腾腾
搭一架梯子
把白云挂在树梢
把笑声挂在耳畔
而大红的灯笼，一串串
红红火火，光影璀璨
给姗姗而来的春天
戴上美丽的耳环

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2024年第8期 总第335期

江津筆會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日报社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投稿邮箱:568649157@qq.com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日报社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

曲米酿得春风生

□ 方华敏

春节临近，一首《酒酿歌》拨动心弦无数，乡居风物也如影随形。我仿佛流连于岁月的谷口，虚掩那扇爬满枯蔓的门楣，任外面爆竹声声，自与祖母重逢于旧年。

老屋的年味浓烈。进入腊月，就如同铺垫一个宏大叙事，绵密而细碎。祖母将鸡鸭鱼肉，浸过酱油、花椒细盐翻炒后涂抹腌渍，再扎上红绳，悬挂堂屋的正梁下；烟熏过的香肠，一节节成串悬于墙边的竹竿上。土坛封存的辣椒酱菜；大小陶罐装满的各种炒货；还有圆柱形的米缸、土垒的谷仓，都静静地置于厢房。然而这只是过年的序曲，重头戏在后头呢。

村口平时闲置的石磨、石碾、石臼、古井也变得异常热闹。泡过的豆瓣、坚实的麦粒从转动的石磨、石碾中，淌出白白的浆汁、溢出新粉的清香；刚刚出臼的麻糍，撒上马尾松花，软糯、甜润、丝滑，清香久回旋。大人、孩童庆祝丰年，存储收获，“年”也在他们的忙碌和欢笑中推向高潮。

屋檐晶莹的冰凌透过窗棂，映照翻开的《天工开物》，文字变得清晰：“古来曲造酒，莫速醴。”词中的醴即美酒，充满生命颜色。犹如祖母做酒酿的身影，层叠恰好的匠气，恭敬地附着在钵面上。这个重要的礼节程式，源于她对传统的执守而存续，又因执念酒酿更能体现“年”的风情。至今我仍然记得她说，凡手工的东西，要诚意。我理解酒酿制作的诚意，即食材的甄选，酒曲的正宗，以及操作时的细致。高高的土灶上，一口大铁锅里蒸着糯米饭，两旁摆放一只竹捞箕、一个大瓷钵子、一串酒曲。祖母将蒸熟的糯米饭晾凉放入瓷钵内，兑一碗冷却的白开水，再均匀地撒上酒曲后层层压平，用手指在中间钻一酒窝，盖好后放置床头的被褥

里。发酵的日子，我时不时地走近，耳朵贴于钵面，好像听到平静中酝酿着动人的声音。三至四天后，开盖就看到酒窝里汪出清冽的米酒，满屋香昧。祖母依着伴着酒宝宝如疼爱小困一样的情景，多像一幅温馨的农家图啊。

酒曲——酒酿的灵魂。它诞生萧瑟，适用腊冬。陆放翁有诗云：“数枝红蓼醉清秋”。水岸辣蓼花独有一抹嫣红，灼灼其华。祖母却赞赏它的辛辣气息、乡野秉性。每当其时，采摘一竹篮的花蕊，洗净、晒干、捣碎，按比例和着面粉搓成汤圆大小，再裹上老曲粉，放入装有松针草的筛子内，置于阴凉通风处。两天后酒曲长满菌丝，祖母露出满意的笑容。原来酒曲，酒酿的成功，靠天佑、也靠一种感觉。所谓草木一物，酒行一方，都在于温度、湿度、风速的掌握。祖母就像一名植物秘密的破译者，书写辣蓼花的生命谱系，也践行酒酿的神奇。

除夕夜，庭院缀满红灯笼，烛光辉煌。我捧起兰花碗，围炉吃一碗酒酿圆子，忽地一股清醇甘甜沁入心脾，一室生春。这气场，轻软而安和，自古风而来。再看满钵的酒酿，盈盈浅笑。它要经过多少万生物裂变、分解后的恒定，才有沉淀岁月的味道呀。如此，酒酿里的美味，不仅牵挂着人与人情，味蕾故事，还隐藏着属于自己与食物联结的记忆。

时间纵向流动，涵盖诸多成长的细节。若从季节更迭里设定一个段落，俨然有了行进和栖止，盛旺和凋零。悠悠穿行旧年，找寻孩童时过年的意义，寄托一种返璞归真的向往。

感恩祖母。感恩“曲米酿得春风生”的年景。

记忆里的鞭炮

□ 周天平

我们荆州，除夕夜里，还没等零点的跨年钟声敲响，乡亲们便争先恐后地放“开门红”，鞭炮声响彻云霄，通宵达旦，家家户户门前都红屑满地，象征着红红火火，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亦是浓浓的年味。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道出了“爆竹辞旧岁，新桃换旧符”的春节文化。

儿时，我们这些孩子起了个大早，捡鞭炮、拜年成了我们童年里的最大乐趣。我们的童年那时没有电视看，哪里的鞭炮一响，我们就像战士听到冲锋的号令，冒着轰轰的炮声前进。我们冲进那弥漫着火药味的早晨，每家每户门前已是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的“满堂红”。“淘宝”开始了，不大功夫我们的口袋里就鼓鼓囊囊，装着有引线或无引线的鞭炮。

随便找一个空旷的地方摆出“战利品”。胆大的就把鞭炮拿在手里，用香火点着引线，迅速地狠狠地往空中抛，划出一道弧线，在空中或远处炸响；或把鞭炮点着扔到河水里，虽然这样大多不会炸，但只要一炸响，溅起的水花，也赢来一片喝彩，于是那放鞭炮的孩子就得更得意了。当然，也有搞恶作剧的，他们把鞭炮插在烂泥上，甚至有调皮鬼把炮插在牛粪上，炸得烂泥牛粪乱飞。行人都躲得远远的，大人会过来呵斥几句。更多的时候是把鞭炮往石臼或窄巷里扔，传来“瓮、瓮”的有点怪的爆炸声。玩得花样更多，也更疯狂了，更挑起了我们这些孩子兴奋的神经末梢。

当然这些有引线的鞭炮放完后，那些没有引线的鞭炮也可派上用场，把它们拦腰折断，就露出了里面的黑火药，最简单的玩法，对着火药点上火，便“嗤”地喷了开去，如火枪口的一道烈焰。我们想着法子来玩，把十几个拦腰折断的鞭炮围成圈，只要点着了其中一个，另外的就紧跟着接二连三地喷出烈焰。如一群红色的小老鼠在那里蹿上蹿下，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好玩极了。当大人们喊我们吃饭的声音此起彼伏响起时，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战场”。当然这只是短暂的停歇，风卷残云般吃完了饭，又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战斗”。这当中我们会不断去捡鞭炮来补充“军火”。

爷爷总是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邻居在捡鞭炮时，人家的鞭炮还没放完，他就去抢，结果鞭炮抓在手里炸开了，可怜那只嫩嫩的小手炸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惨不

忍睹。就是在玩无引线鞭时，因为头凑的太近，腾起的火焰，烧着了头发和眉毛，连眼睛也熏得睁不开。但鞭炮的诱惑又让我们好了伤疤忘了疼，继续地乐在其中。过年的日子里，大人们都变得善解人意，特别宽容我们，这也助长了我们的顽劣气焰。只是不让我们碰那威力无穷的“震天雷”，大人们放的时候，我们就躲在一边观望，那声音震得耳朵都嗡嗡地响。但我们也憧憬着哪一天能亲自点着，让那震响的声音成为自己的杰作。

我们的最爱是冲天炮、蝴蝶鞭、陀螺炮。冲天炮就是靠火药的反推力而升空的，中国火药的发明，娱乐了节日，而西方却把这些中国的发明制成了大炮，曾经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当然这时也成了我们孩子们的玩意儿。点着了，“啾”地一声长啸直冲长空，我们还希望它冲得更高些时，在我们的期盼中“嘣”地炸开，结束了它的登天之旅，化作了漫天的纸“蝴蝶”。点上后似蝴蝶翩翩起舞的蝴蝶鞭和飞速旋转的陀螺炮，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球，高兴得手舞足蹈。那彩珠筒可漂亮了，一团团的或红或黄或绿或紫的火球冲上去了，灿烂地在空中炸响。别处的焰火也升起来了，远远的与我们交相呼应。但这样的东西太少了，大人是不会轻易买的，如果哪家买了，绝对是炫耀的资本，这群孩子就时时围着他打听，什么时候开始放。于是，那一刻就聚了一大群的孩子，当然是那焰花的主人神气地持着，周围便仰起了一大片的脖子。冲上去了，一齐数着：“一个、两个、三个……”怎么少了两个，上面不是说有三十下吗？”甚至连那个炮筒也不会轻易地扔掉，还会拿在手上当孙悟空的金箍棒使上几天。

现在城市里禁放鞭炮，更多时候鞭炮只在农村乡下响起。现在的孩子拥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对于鞭炮他们也不再像我们童年那样痴迷留恋，甚至对它丝毫不“感冒”。过年的时候，大人们也会给孩子买点鞭炮放放，是那种较安全的陀螺炮、冲天炮或七彩筒之类的，看到孩子们玩得高兴，他也会从邻居家孩子手中接过，看着那团彩色的火焰冲上空中，“叭”地乐开了花，过了一天童年的瘾。旧年又浮现在童年过年的日子里，在硝烟弥漫中捡鞭炮的情景。

现如今，烟花琳琅满目，在年的夜空里绚烂多彩，花样繁多。远处，有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是哪一朵焰火，带我回到童年？